

泗洲戏传统剧目选集

安徽省文化局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泗洲戏传统剧目选集

安徽省文化局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1年·合肥



泗州戏传统剧目选集

安徽省文化局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8}$ 字数：190千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前 言

泗州戏，是开放在淮河两岸的一朵鲜花。在辽阔的淮北平原上，广大群众都非常喜爱它，称它为《拉魂腔》；在艺人也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拉魂腔，拉魂腔，不怕你不来，就怕我不唱”。由此可见它的影响和艺术魅力了。所谓《拉魂腔》，顾名思义，也就是在于夸赞它的音乐唱腔，丰富而优美，听来足以动人心弦。

泗州戏的唱腔，也确实是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女声唱腔，既高亢而又优美，既婉转而又强烈，具有非常鲜明的剧种特色。听了这种腔调，犹如置身淮北平原上，听云雀在高空猛唱，听淮水在滚滚奔流，是那样悠扬、曲折而又饶有韵味，是那样热情奔放而又具有力量；它和当地的语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听起来又亲切、又好懂，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色彩。它的唱腔形式也很活泼，基本上是一种说唱形式的音乐。演员的唱腔，不受伴奏乐器的限制，可以任意起腔，任意休止。因此，演员在表演时，就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丰富乐汇和自己的智慧、修养，纵情歌唱，大胆发挥，从而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旋律来。即以女演员的唱腔来说，在不断的、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她们创造出许多动人的腔调，如连毛鳞、起腔、老公调、含腔、柔腔、冒调花腔、叶里藏花……等等，可见其丰富多采。

泗州戏，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一个地方剧种，它的表演，也是有明快、爽朗和粗犷有力的特色。这特色，是和它所生长的地区——淮北平原，以及流行在这个地区的民间舞蹈，如旱船舞、小車舞、花鼓灯等，是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特别是淮北花鼓灯，和它的渊源更为密切。我们无论从它的表演节奏上，或从它的某些舞蹈身段和基本步法上，都可以看出它是受过淮北花鼓灯舞蹈的深

重影响的。如作为泗州戏表演基础的《压花场》，其中的许多舞蹈身段和步法，与花鼓灯的《大游场》《抢板凳》中的许多舞蹈身段和步法，格调和节奏，都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泗州戏的舞蹈动作，是在花鼓灯舞蹈动作的基础上，经过了提炼和加工，更适合于戏曲的表演罢了。我们在泗州戏《拾棉花》《走娘家》和《打乾棒》等生活小戏的表演中，就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些特点来。如《拾棉花》中的扑蝶，《走娘家》中的跑驴和《打乾棒》中的追场等舞蹈表演中，不仅可以看到它们深受民间舞蹈的影响，而且透过这些表演，可以触摸到淮北人民粗犷奔放的性格，和豪迈爽朗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正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爱好和习惯风尚，这也正是它鲜明的剧种特色。

如上所说，泗州戏原名拉魂腔，它是从苏北一带流传到淮北来的。来到淮北之后，它曾和当时地方流行的《周姑子》（又名狗皮鼓）和《淮北花鼓》，竞盛一时。其后因泗州戏“有板（柳木梆子）有谱（土琵琶）”，唱腔优美，特别是因为有个别女演员参加演唱，便逐渐占了优势，取而代之。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吸收了各家之长，特别是溶合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使原有的唱腔表演和剧目，都丰富起来。继而经过艺人们的长期革新和创造，便形成了现在的泗州戏。

解放初期，泗州戏只有少数几个残缺不全的班社。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把它摧残得瘦骨稜稜，奄奄一息，几乎就要丧失艺术生命。解放后，党的阳光普照，才使它恢复了艺术青春，抽出茁壮的新枝，笑迎东风，鲜花怒放。

十一年来，泗州戏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无论是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早在一九五三年，省文化局就调派了专业的剧目和音乐干部，深入到各民间职业剧团，对泗州戏的剧目、表演和音乐唱腔，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挖掘、记录和整理工作。几年来，在省委的重视和大力培养下，泗州戏的三百多个大、中、小型传统剧目，已全部记

录成册，經編輯校对后編入《安徽省傳統剧目汇編》出版。有不少剧目，依据“推陈出新”的精神，經過“去蕪存菁”之后，無論是思想主题，人物性格，戏剧情节，語言結構等，都更加朴实、健康、鮮明而突出。糟粕部分，已經剔除，越发显示其思想光彩和艺术光彩。其中有些剧目，如《拾棉花》、《走娘家》、《三跪寒桥》、《楊八姐》、《樊梨花》等近二十个剧目，已在省內或全国出版推广，受到广大观众好評。

泗州戏的舞台艺术，也有显著的提高和发展。一般泗州戏剧团，都拥有一大批保留的优秀傳統剧目和优秀的現代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如蚌埠市泗州戏剧院一团演出的优秀傳統剧目《拾棉花》、《走娘家》、《三跪寒桥》、《楊八姐》和优秀的現代戏《小女婿》等，都以它們优美的音乐唱腔，和粗獷、强烈而具有独特风格的表演艺术，受到省内外广大观众的贊賞。

泗州戏的队伍，也空前壮大了。解放初期仅有少数几个殘破不全的流动班社，沒有象样的服装行头，更沒有灯光布景，演員也寥寥可数。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它便迅速地发展起来。十一年来，已建立了一个省剧团，一个蚌埠市泗州戏剧院（包括两个团）和八个县剧团，已发展到有数百个演职員的龐大队伍。这支队伍，不仅拥有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知名演員，而且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演員和大有前途的青年學員。

十一年来的實踐証明：是党拯救了泗州戏并使它充分地繁荣和发展起来。解放后，泗州戏其所以能从《唱地摊》的簡陋形式，一直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大型的地方剧种，并成为广大淮北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正是一个有力的铁証，也是我們坚决貫徹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針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都是經過发表、出版或通过舞台实践而受群众欢迎的剧目。其中有大型剧目，也有中、小型剧目。这些剧目，都具有为广大群众所喜聞乐見的形式、特点和风格，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慮、感情和愿望，反映了一定历史时

代的生活面貌和斗争面貌。

泗州戏的遗产是丰富多采的。我們編选这个集子，其目的就在于把解放以来經過整理加工的优秀傳統剧目，比較集中地汇集在一起，总结一下我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以便于交流推广，更好地和更深入地挖掘、继承和发揚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这一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們也热烈期待着能有更多更好的經過整理加工的优秀傳統剧目，編入到其后的續集中，使我們的上演剧目，更加絢麗輝煌，使优秀的傳統剧目，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充分發揮它的战斗功能 and 艺术效果。

安徽省文化局

1960年5月

目 录

前 言

拾棉花.....	1
走娘家.....	13
打乾棒.....	25
拦 马.....	47
三跪寒桥.....	69
李十娘.....	127
杨八姐.....	173

拾 棉 花

刘 光 友 口述
完艺舟 李如道 魏玉林 改編

內 容 簡 介

泗州戏 拾棉花 是从“墜子书”里吸收过来的，后经泗州戏艺人魏玉林、李如道等加工，变成一个生活小戏。它描写一对年轻姑娘在南湖拾棉花时，一边劳动着，一边夸着自己的未婚夫，各人都向往着未来的幸福生活。恰巧，让张老汉偷偷的听到了。由于张老汉的风趣性格，便构成了一场生活喜剧。

人 物

李玉兰 王翠娥 张老汉

第 一 场

李玉兰上。

李玉兰 (唱)全家都把南湖下，

我玉兰也要上东湖拾棉花；

带上大門落了鎖，(鎖門介)

挎上竹籃把湖下。

我梳上一条魚鳞辮，

大紅头绳辮根扎；

上身穿一件毛藍褂，

大鑲大滾牙条压；

穿一条褲子顏色重，

褲脚上綉的是薺菜花；

穿一双布鞋底子厚，

任我踹来任我踏。(讀“丫”)

我不如东院去找王翠娥，

俺們俩同陣下湖把瓜啦。(注)

李玉兰下。王翠娥上。启中幕。

王翠娥 (唱)七月里来十七八，
一家老少忙庄稼；
粮食归仓草归梁，
砍罢秫秫拾棉花。
俺的娘在家守门户，
俺哥嫂同埭到南湖耕秧茬。
我翠娥哪能闲得住，
我也到东湖(以)里拾棉花，拾棉花！(射腔)

王翠娥欲下，李玉兰追上。

李玉兰 翠娥！翠娥！

王翠娥站住，回头。

王翠娥走到李玉兰面前，上下打量。

王翠娥 (唱)王翠娥上前忙拉住，
玉兰姐，你这样打扮为的啥？

李玉兰 你猜！

王翠娥 (接唱)是不是你把亲戚走？

李玉兰 (摇头)不是！

王翠娥 (接唱)八成是去相姐夫你家他？

李玉兰 (接唱)死了头，你不要同我来取笑，
我知道，你心里才整天想着上婆家。

王翠娥 (接唱)我问你到底要上哪里去？

李玉兰 (接唱)我上东湖去拾棉花。

问妹妹你上哪里去？

王翠娥 (接唱)我也到东湖(以)里去拾棉花。

李玉兰 (接唱)你家摘的是哪块地？

王翠娥 (接唱)同你家地头相連黄泥洼。

我来约你一埭走，

姊妹双双拾棉花。

李玉兰 (接唱)妹妹呐，俺早想找你啦家常，

王翠娥 (接唱) 俺也早想找你把呱啦。

李玉兰 (接唱) 叫声妹妹快快走，

摘罢棉花好啦呱。(圆场)

王翠娥 (接唱) 大路不走走小道，

李玉兰 (接唱) 直奔东南斜插花；

王翠娥 (接唱) 翻岗越壠走的快，

李玉兰 (接唱) 来到地头分两下，分两下。(转板)

王翠娥 (转“慢板”)

我摘我家路南地，(拾花介)

李玉兰 (接唱) 我摘我家的路北花。(拾花介)

王翠娥 (接唱) 嗨！我家的棉花长的好，

李玉兰 (接唱) 我家的棉花也不差。

王翠娥 (接唱) 哎！我家棉花朵朵开有馒头大，

李玉兰 (接唱) 我家棉花开的都象白胖娃！

王翠娥 (接唱) 今年的棉花真不坏，

李玉兰 (接唱) 一亩地，包能收上一担八。

王翠娥 (接唱) 到秋后，弹弹紡紡織成几块大白布，

李玉兰 (接唱) 做衣裳，里外三新人人夸。

王翠娥 (接唱) 俺自耕自种勤侍弄，

李玉兰 (接唱) 俺自紡自織自己的花。

王翠娥 (接唱) 嗨！我的篮子摘满了，

李玉兰 (接唱) 我这里，摘满一篮还剩一大把。

二人站起擦汗。

王翠娥 (接唱) 这太阳当空热似火，

李玉兰 (接唱) 热的我姊妹二人把汗擦。(射腔)

王翠娥抬头看远处的大树。

王翠娥 (接唱) 咱到那大树底下歇歇气，

李玉兰 (合唱) 姊妹俩，又乘凉来又啦呱。(同下)

王翠娥

第 二 場

張老汉拿鐮刀，背畚箕上。

張老汉 (唱“數板”)

我老汉今年六十八，
勤勤儉儉種莊稼。
背上背個畚箕子，
銅頭烟袋腰間插。
手里拿個鐮刀頭，
一去割草二看瓜。
抹過小橋拐個彎，
來到俺的瓜棚下。
鐮刀畚箕放在地，
手扒瓜秧把瓜查。
點來點去不夠數，

(夾白) 哎呀！

大瓜少了十七八。
這是誰家小老爹，
偷去我的麥茬瓜？
你可知我老汉種瓜多辛苦，
澆水上糞把秧壓；
起早摸黑勤侍弄，
累的我腿疼腰酸眼昏花。
我辛辛苦苦把瓜種，
鬼娃子！
不讲理摸去我的瓜。
張老汉越思越想越有氣，

气的我浑身打颤手发麻。

猛抬头，见那边又来了两个小闺女，

莫非是又来偷摸我的瓜？（看附近的大树）

对！我不如爬到树上把瓜看，

再偷瓜我一定把她拿！（将番箕等藏在瓜地里）

紧三步我抢到树底下，

我用力就往树上爬。（爬上树）

（起腔）张老汉看瓜我树杈上坐，（停腔留口）

李玉兰

王翠娥

（内接唱“慢板花腔”）

来了俺姊妹双双两朵花。

王翠娥

（叫板）走呵——

王翠娥、李玉兰同上。

王翠娥

（唱“慢板花腔”）

听只听，豆子地里蚰子叫；

李玉兰

（接唱）看只看，青棵底下蛤蟆爬。

王翠娥

（接唱）咳！这一边黄蒿顶上落了一对……

李玉兰

王翠娥

（合唱）花呀花蝴蝶啦，花呀花蝴蝶，嗯哎哟，嗯哎哟……

李玉兰

（接唱）姊妹俩，悄手蹑脚把它拿。（停腔）

二人扑，蝶飞，二人失望。

王翠娥

（接唱）小蝴蝶机灵又乖巧，

李玉兰

（接唱）双双飞去捉不住它。

王翠娥

（接唱）我把小蝴蝶好有一比，

李玉兰

比什么？

王翠娥

（接唱）好比一对小冤家。

李玉兰

小冤家怎么样？

王翠娥

（接唱）前面飞的是姐姐，

后面飞的是……（停腔）

李玉兰

（已明白）再胡扯我撕你的嘴！

王翠娥

（躲开）

(接唱) 后面飞的是姐姐你家他。

李玉兰 (接唱) 小翠娥你不要噘舌头，
你心里还不是想着你家他！

王翠娥 喂——(作鬼脸)

李玉兰 快走！(二人拎起篮子)

王翠娥 (唱“慢板花腔”)

咱快到大树底下歇歇气，

李玉兰 (接唱) 心腹话儿慢慢啦。

二人走圆场到树下，张老汉在树上注视她们。

王翠娥 (接唱) 来到树下忙站定，

李玉兰 (接唱) 俺这里慌忙放下一篮花。

二人四下张望，张老汉在树上恐被发觉。

王翠娥 (接唱) 看看四下没有人，

李玉兰 (接唱) 咱有话尽管大胆啦！

王翠娥 (接唱) 我请姐姐你先讲，

李玉兰 (接唱) 我请妹妹你先啦！(王翠娥又向四下看)

王翠娥 (接唱) 你先讲，你先啦，

四下无人怕的啥？！

李玉兰 (接唱) 我的话你不要去对外人讲，

王翠娥 (接唱) 我说出来你也不要往外啦。

李玉兰 (接唱) 谁个要对外人讲，

王翠娥 (接唱) 死后变个癞蛤蟆！(张老汉凝神偷听)

李玉兰 (接唱) 我告诉你……(停腔，突然捂住嘴)

王翠娥 告诉我什么呀？

李玉兰 (四看无人，转唱“慢板”)

我婆家住在张家营，

王翠娥 这个，我早已知道喽！

李玉兰 知道我就不说了。

王翠娥 不说就拉倒！

李玉兰 哎！(羞涩地)……你婆家呢？

王翠娥 (唱“慢板”)

对你讲，我的婆家就在黄家洼。

李玉兰 (接唱) 我的女婿今年二十岁，

王翠娥 (接唱) 我的他，今年才十八。

李玉兰 (接唱) 我的女婿长的俊，

王翠娥 (接唱) 我的女婿没有疤来也没有麻。

李玉兰 (接唱) 我女婿，庄稼行里是能手，

王翠娥 (接唱) 我女婿，庄稼行里一把抓。

李玉兰 (接唱) 我女婿，一担能挑两百斤重，

王翠娥 (接唱) 我家他，一车的推八百八。

李玉兰 (接唱) 我女婿，膀阔腰圆好魁伟，

王翠娥 (接唱) 俺女婿，身体好、力气大，

肥牛壮马也比不上他！(垛句)

李玉兰 (接唱“调板”)

上一回我也曾和他见过面，

我女婿，他一副口才真不差，真不差。

(转“慢板”)

上一回我和他见过面，

他一副口才真不差。

我看他性子善来脾气好，

俺二人情投意合把呱啦。

姐姐我，喜期日子看的近，

就是那腊月二十八。

过门后，俺们俩男耕女织勤劳动，

春耕夏种务庄稼。

到秋后大囤子尖来小囤子满，

玉米秫秸收到家。

我给他，早上烙馍卷鸭蛋，

到中晌，白米干饭熬上咸鸡对咸鸭。

到晚上，四两烧酒两碟子菜，